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爲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壽節則擇吾儒中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而不能將無能之而其道自不可滅耶黄山谷言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内蓋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釋教之所以大明於世者亦頼吾儒有以弘之耳梁時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所載皆吾儒文字中之闡揚釋教者宋張商英亦有護法論唐宋人文章妙麗而深明内典者莫過於白太傅蘇端明黄太史其言亦足以弘明大教故取其文數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語則

載在老莊篇中玆不錄自二十一以至二十三共三
卷

佛氏之教自東漢末流入震旦遂芽蘖於此矣
其初猶未蔓延然其道實清虛玄遠士君子之
性資高曠易爲所染不覺浸淫入於其中至典
午氏一時諸賢流輩喜談名理而佛氏之教奕
奕玄勝故競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謝太傅叔
姪劉尹王長史郗嘉賓許玄度諸人與支道林
竺法深法汰于開法高座法岡諸道人往復論

難研覈宗本其理愈爲精深而佛教始大行於
中國矣
清談肇於東漢末至魏而盛魏時如何晏王弼
鍾會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輩樂於
誕傲遂尊崇莊子蓋莊子雖老氏之旁出然其
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齊得喪正與誕放者
合及其誕放之極卒致五胡之禍而過江諸公
遂以清虛玄遠爲宗而盛談釋典矣
夫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即老氏之

教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卽釋氏之教也今世不謂二氏與楊墨同然天地間自有此二種道理吾聖人之教其卽所謂執中而能權者耶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

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菩薩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蓋諸經皆有所主各執一偏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蜜也六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脩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鄣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

萬處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
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
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
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
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無所不有如維摩經
說富樓那爲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爲
富樓那言此比丘乆發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
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卽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
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卽時豁然還得

本心此所謂宿命通者非耶佛圖澄乳傍有一孔以絮塞之夜間讀經拔去此絮則光照一室又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徹見掌中此所謂天眼通者非耶鳩摩羅什聽塔上鈴聲則知國之興廢此所謂天耳通者非耶達摩知梁之將亡遂踏蘆渡江而去寶誌公每行遊市中其錫杖上常懸剪刀一把尺一條拂子一柄鏡一面夫剪者齊也尺者梁也拂者陳也鏡者明也蓋言其身歷齊梁陳三朝誌公本巫靈谷至

我朝　太祖因其處與孝陵有妨遂遷其骨塔於雞鳴山皆以先識其身後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髮此所謂未來心之明者非耶蓋其神通靈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所謂六通三明豈顧神其說以欺後世哉然此佛家謂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爲貴也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經中要旨昔有人於五祖處參學回偶誦此二語六祖惠能於道中聞之有動於

中遂往叅禮時五祖道場中法侶雲集推其僧了悟遂傳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經文之義蓋應無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則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斷滅相矣故要時時生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瓏透徹應變無方若有所住即爲有主有主則礙故不可住至後文云應生無所住心此義雖然易見矣此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安得不辨正之哉

今世人所謂心經者亦是不知出經之由故誤
呼之耳蓋此本是大般若經因其卷數太多猝
難尋究故撮其旨要而爲此經以心爲名蓋言
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晉世出經目亦有阿
毘曇心出經序云阿毘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
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以心爲名況般若者爲六度之導師而此經
亦領其宗會故亦以心名之言其爲大般若經
之心則心字屬在上當呼爲般若波羅蜜多心

而經字則其總稱耳何故直呼爲心經今舉世
人皆念心經失其本旨則義何由明惟晁文元
深於內典其法藏碎金稱般若心經蓋得出經
之由矣

邃經內觀音普門品其所說偈語不但理勝即
於本教中亦大有闡揚昔李文正公初見某禪
師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
不即對文正忿然不悅復詈聲而問師曰即此
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文正於言

下大悟盖人一惡念生即見諸惡趣如刀山枷鈕毒呪之類是也唯念觀音之力即生善念善念生者惡念即滅惡念滅者惡趣亦滅其言何等圓妙雖吾宣尼老師而在猶當北面世欲輕議之者何耶

四十三章經極爲淺俗而世共宗尚之以爲佛之所說不知何謂

經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即如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其旣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耶

法藏碎金云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於密令人不可窺測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

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涉
後之心此語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
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嘗疑莊子與佛氏其理說到至處時有相合者
見文元之論內典亦常與莊子相出入蓋因晉
時諸賢最深於莊子又喜談佛而諸道人皆與
之研覈論難尋究宗極夫理到至處本無不同
而出經者又諸道人也蓋佛之出世雖在莊子

前而佛經之入中土在莊子後則假借以相緣飾或未可知也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山谷於教中極有精詣處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然脫洒却是教中第一妙用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因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

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予茂遂羸頓如此亦是
胷中不浩浩耳畧師温克盖得其兄範公江海
之一勺耳恨公不識範公也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兄所患簡喜承體力漸勝
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
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八從無明種
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
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
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

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瀾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一時諸人皆不能及如答茂衡通判書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若沉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爲不廻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此語甚有妙解即諸尊宿語錄中恐亦不可多得

蘇長公在惠州與參寥書曰自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乎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問曰太史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

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將機鋒觸人最易開悟若吾儒便費許多辭說黄山谷言儒者常論佛寺之費盖中民萬家之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盖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

小補哉而儒者膏欲合而軋之是眞何理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一百八十七言壞

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

白太傅與濟法師書曰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濫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濫華經戒云若但讃佛乘衆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則佛之付

以豈不了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
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
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
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佛性從本已來無
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
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
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
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

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其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而後說滹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滹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
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
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
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
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
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
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
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
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語如來是真語實語

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並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

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一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

蘇東坡勝相院經藏記云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

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濤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若空無我無量妙法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

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將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巳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巳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
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
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
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直覺者覺夢兩無有
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
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刼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
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諭我今
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間洗我塵劫罪

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云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峥嵘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蚕食吾垣地闕東北崇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

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
南會于四逵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
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饍百人而不濁末
後以檀施之餘建運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
奐一新化出幻没擢人心頽佛事莊嚴自謂極
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與法
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姱夸耶於山谷意
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
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

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令使在俗㵳㕓不知文殊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真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入萬四千寶目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識諸子

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初于坐夏而山谷道人爲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慶幸爲我書之以告來者

余觀諸尊宿話頭載在傳燈録與五燈會元者其機鋒雖甚利而於心性元無干涉然禪家以此爲妙用蓋只是要將這箇東西撥得圓轉通無滯碍則一有所觸便能悟入古人於此處得

力甚多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葢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二宗言頓悟漸脩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

慧豈康樂之所敢望者哉故康樂欲入白蓮社
惠遠尚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今世方士大率創爲性命雙修之說以哄人而
士大夫往往信之夫佛氏以寂滅爲樂固不待
論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頭如何立功課之語
蓋此身乃四大假合畢竟歸於空寂經云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不知今世人要將此
臭皮囊放在何處去
昔何次道在尾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汴大寧宿勇進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原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積財巨萬然後兼脩性命壽至數百歲享盡世間之福臨了又做活佛其志之大豈不又萬萬於何次道哉然世豈有是事不如裴晉公言雞猪羊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便行蓋深得達生之理

佛家以經論律爲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

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觀者惟清淨經定觀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內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經載在眞誥中大率亦黃庭內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古其他皆蕪穢冗雜不足觀矣而道家遂以老莊各家傳註與諸子諸方書奏成五千四十八卷以配佛藏夫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言愈簡則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　賜儀仗與群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蕆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文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

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
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捧日千佛
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
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
飛遶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
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宮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多世傳有三千六百家蓋咒術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子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縱或得成亦只是幻佛

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如是脩行則能永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之慧燈破幻之法劒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認賊爲子其去大道不知幾萬由旬矣

叢談卷之二十二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爲不朽文章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之爲文者其質離矣夫去質而徒事於文其即太史公所謂務華絶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

言曰寄興非遠而聲恍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學文者之鍼砭耶余偶有所見隨筆記之知不足以盡文之變也得一卷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書近代則有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欲使體備質文辭兼麗則則去

古人不遠矣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至莊周屈原可謂無以加矣蓋莊之汪洋自恣屈之纏綿悽婉莊是道德之別傳屈乃風雅之流亞然各極其至若屈原之騷同時如宋玉景差漢之賈誼司馬相如猶能彷彿其一二莊之南華經後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屈子所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又能窺測理性蓋庶幾聞道者蓋古人自有卓然之見開口便是立

言不若後人但做文字

世變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於人品語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傳中載趙高與李斯辨難諸語即典籍中亦豈多見夫以始皇之雄傑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國去封建而郡縣天下欲愚黔首以絶天下之口故焚棄典籍一切以吏爲師廵游觀采幾遍天下一時莫敢與之異議雖皆霸者之事本無足采然不可不謂之奇矣趙高以一宦豎而言辭辨難與

斯角勝斯亦似爲之少屈今載在李斯傳中不知與史記增多少光采後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語言載之史傳中亦何可復得耶

李斯從始皇巡遊其諸山刻石殊簡質典雅如三句一韻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首雅頌之後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後便有李斯諸山刻石

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此談文之最也唯文不

臧質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豈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後人所及如吳越春秋伍員諫伐齊云譬猶盤石之田無立其苗甚爲古雅勝左傳語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婦人耳其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稼性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
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
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待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可謂怨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
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
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
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
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

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論後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彷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表粲妙德先生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既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之裴子野雕虫論力言晉宋以降作文之弊其畧曰悱惻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

悔爲童子深心主云不遂致極風雲其興乎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遺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可謂切中今時作文之弊矣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係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得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盖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迷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楊升菴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

蕭穎士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

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戛然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遊說之文宗戰國策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

秋嗚呼盛矣

楊升菴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詞而忘躬行也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如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豈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專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如心經六如偈之類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

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語錄去荀孟何如猶悟真篇比于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楊升菴云蘇東坡不喜韓退之書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自漢以後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爲文章然必如枚叔七發相如封禪文東方朔答客難楊雄解嘲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答賓戲曹子建七啓

諸篇閎深偉麗方可謂之文章至於後世碑傳序記乃史家之流別耳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融武后哀冊文栁子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壞道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黄山谷之文縕藉有趣味時出魏晋人語便可與坡老並驚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時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時有高勝語如韓幹御馬圖跋尾云盖雖天厩四十萬疋亦難得全材令天下以抵蹄槖驥可勝數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許多感慨而勁潔可愛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

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文王定國文集序與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復古記皆奇作也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較之蘇長公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碑富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度嚴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歐陽公峴山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頓挫當迥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

亟駕歐陽公晚年嘗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後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豐文嚴正質直刋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人之文當稱歐蘇又曰歐曾

東坡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

妙如係風捉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嘗爲余言楚詞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諸國風九章盖取諸二雅離騷經盖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顓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駡嘗見衡山亦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駡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語最難老杜作詩韓退之作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

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崛如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黄山谷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蘇子瞻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一足觀者矣

今人作文動輙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　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　我朝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

頻挫令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論史漢哉

朱凌溪嘗言康對山謂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坡盖以峻快斬截爲着忙也此亦有見但不免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絶亦史記之所不廢如韓信傳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康見之熟遂以爲忙不知史記爲文如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顔師其肥虞

師其句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紆徐而遂輕峻快斬絶也凌溪此言可謂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便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劬書最號該博然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討巡邊差蓋欲觀西北形勢又欲訪關中諸公也既遍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

暮命有司治盤槅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絕歎服以爲不能加

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於藻荇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北諸公比之彼真一傖父耳

今言中載　世宗皇帝加　太祖　成祖徽號册文淺陋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

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滋勗作晉公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為典重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既處清華之地獨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　朝廷委任之重耶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

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勑中皆有訓飭戒厲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巳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勑其卽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爲美苟過於晦澁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宋叔李西涯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

不可廢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碑河上草堂記徐廸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槐野先生嘗語及之槐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次之人將好者盡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爲尋訪續刻以傳後

槐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沒不傳可歎可歎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敵但持論大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與古人爭鶩矣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氷由於積水亦由其禀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書稱其詩其文亦有絶佳者余嘗見其有化鬚䟽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况近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輙即談秦漢然豈能有此一字耶今録於左方

化鬚䟽有序

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䟽以勸之䟽曰

伏以天閹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廼因人而舉康樂著含施之迹崔諶傳揷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頻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省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撚於覓何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祝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盖手書以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盖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旣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黄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減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旣高而遣

詞亦甚古嘗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犧樽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叢說卷之二十三